

Märchenmonds Erben



童话月球的继承人

〔德〕沃尔夫冈·霍尔拜恩 / 海克·霍尔拜恩 著

包珂申 赵明 译

朝华出版社

主要人物表

基姆·拉尔森：酷爱科幻故事的少年

丽贝卡（爱称贝姬）：基姆的妹妹

拉尔森先生：基姆的父亲

拉尔森太太：基姆的母亲

比吉特：基姆的姨妈

特米施托克勒斯：童话月球魔法师

博拉斯：莫尔贡城堡的统治者

斯图尔姆：呼风唤雨之神的儿子

戈尔克：巨人

沃尔夫：成人兵团的首领

凯：草原骑士的首领

斯库尔：怪兽

特维克斯：小精灵

蜘蛛

兰加里希：会飞的金龙

图洛克：两座山魔法师

帕克：一种毛茸茸的动物

格伦德尔：船工



基姆正注视着一群在马路对面游荡的小混混。他们似乎刚刚争吵过。这帮家伙自从离开马路角上的小吃店后越发放肆，基姆已经观察他们好一会儿了。开始这一切似乎还不完全是恶意的，假如人们可以这么说的话：只不过是五六个未成年的孩子聚集在一起。其中有几个几乎有成人那么高，染着绿色或橘黄色的头发，穿着拖拖挂挂背上还带有骷髅头图像的皮夹克。渐渐地他们开始在周围制造事端。先是一个家伙把自己手中的空可乐罐有意地抛向人行道，准确地落在小吃店门口的垃圾桶旁边。接着那帮人便立刻兴奋地模仿起来。他们将空的饮料瓶踢到人行道上，以此取乐了一阵。使得那些倒霉的恰恰在这个时刻过路的人或仓促躲避或被击中脚踝、小腿肚。

很快那帮小混混也觉得这游戏太无聊了。之后，可能有二三分钟他们只不过无所事事地晃悠着。似乎除了那侧人行道因他们变得空旷外，没什么特别的事件发生。很显然越来越少的人敢靠近这帮看上去危险的年轻人了。甚至一些老人妇孺在发现那一片彩色后就立刻迂回而行。

现在他们又发现了将空的可乐或啤酒罐贴着地面射向马路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虽然不至于损伤来往车辆，但也足以让司机们吓了一跳了。大多司机只是随便轧过那些形形色色的空罐，可是，也有很多人慌忙躲避或紧急刹车。随之而来还有愤怒的车笛鸣叫声。

“他们再继续这游戏的话，或许会有事故发生。”基姆的父亲随手关上身后的车门，将车钥匙插进车锁，转了半圈，却并没发动马达，而是皱着眉头注视

看那帮小混混。

刚才还在观察那帮混混的基姆并没有注意到父亲上了车，以至于当他突然听到身边响起父亲的声音时吓了一跳。“我真想知道为什么就没人采取点行动。”基姆说道。也许在那些年轻人看来他们所做的不过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玩笑，可是却随时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

“因为大伙怕他们。”基姆的父亲摇着头，然后还是发动了汽车的马达。但他还是在原地没动。交通实在是太拥挤了，尽管他打开了转向灯，可来往的车辆却没人准备停下来，让他们从停车位中出来。基姆忽而观察那帮混混，忽而看着父亲，他感到父亲好像对糟糕的交通比对那些孩子的恶劣表现更为愤怒。即使这样，他仍赞同父亲所说的。确实，人们都害怕他们。小吃店的老板躲在玻璃后，注视着那些刚刚光临他店铺的“上帝们”。不远处两个老太太和一个青年在激烈地议论着。他们说话的表情让人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尽管如此，没有一个人采取任何一点行动来制止这帮混混的行为。“那我们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呢？”基姆问。

父亲将行车挡又调了回来，转身瞥了他一眼，看得他都有点紧张了。“那你为什么不去带个好头呢？”父亲反问道。

“我？”基姆被完全搞糊涂了。

“那难道不是你的提议吗？”父亲答道“叫别人怎么做总是很简单的。”

基姆过了半晌才反应过来父亲想说什么。他很惊讶。虽然他不再处在相信父亲是万能的、无所畏惧的年龄了。但他知道，自己父亲不是个胆小鬼。他如果决定不去碰那帮小子，肯定不是因为怕他们。

“那你为什么不叫警察呢？”基姆扬着下巴指向车内电话。

“因为我不认为那是必要的。”父亲回答道。“瞧，我想他们好像已经对这个游戏腻味了。”

果然那帮家伙不再将空罐子和废物射向马路，尽管他们的弹药还没耗尽。有一阵，他们只是随便到处看看，似乎在寻找可以攻击的目标。当他们没有发现理想的目标后便一个接一个的转过身去悄然离去。

“你怎么会知道的？”基姆吃惊地问道。

父亲却只是看了下后视镜便开了出去。这次他显然轻松地找到了一个转入大道的空当。“因为我也曾和他们一样。”父亲微笑着回答道。

“啊？”基姆惊讶得瞪大了眼睛。

“当然也不是完全一样。”父亲接着说，“当时我就没有那么疯狂的发型，也没带着两磅沉的皮夹克和首饰。”“也没有球手外套和靴子。”基姆猜测。渐渐地他开始怀疑父亲是在跟自己开玩笑——尽管他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为什么。

“也没有球手外套和靴子。”父亲证实了这一点。“其实我们的区别也没你想像的那么大。我的意思是，我们当时当然没有去恐吓什么人或者以欺负弱者为乐。可能是如今他们更狠了吧，有的时候甚至太狠了。但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当时就经常以向父母挑衅为乐。”

“你？真的？”基姆有点无法想像。虽然远在另一个城市生活的爷爷奶奶不常来做客，但他很清楚，父亲总是对他们很好。“我真的无法想像。”基姆说。

父亲笑了笑：“你不知道，当我第一次拒绝去理发时和我穿着那时流行的裤子和一件毛皮背心回家时我父亲是怎么反应的。天哪！当时简直就反了天。”

“就因为你的长发？”基姆又一次地无法相信了。他本人虽然是短发，但那也不是出于某种信念或者追随什么流行趋势，而完全是因为舒适。由于他爱好运动，觉得对他来说短发更方便，运动时用不着不断地用手去梳理脸上的头发或者避免头发被挂在哪里。但在他的班级中什么发型都有，当然也有一些发型令人无法忍受的。

“本质还是一样的。”父亲承认。“我们一上来先反对一切父母认为是对的东西，然后自己再去思考。其实那些青年人……”

“是混混！”基姆校正父亲的提法。

“那好，那些混混也是这么干的。”父亲继续说道，“只是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做。我并不是想说我认为这样很好。他们确实做得不对。但你知道吗？我打赌，二十年后当这六个麻雀看自己如今的照片时，一定会像我看自己旧照片时一样羞愧的。”

“三个月前我们学校的两个男孩因为殴打教师和放火烧教师的汽车而被捕了。”基姆说。

“我知道。”父亲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我当然不是说什么都没事。如今青少年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这确实是个大问题。我只是想，用越来越严厉的惩罚是否可以解决问题。”

“严厉的惩罚？”基姆做了一个鬼脸。“那两个家伙第二天就自由了。而他们的老师却躺在医院里。”

“这是下一个问题。”父亲同意他的说法。“有时候对他们太严厉，但另外的时候对他们又太宽松。”突然，父亲笑了起来，“你不觉得在我们的辩论中我们应该转换一下角色吗？我是说，我应该是那个古板的老头儿而你是那个想造反的小子。”

“你再说一遍我就去把头发染绿，之后再在下唇打个唇环。”基姆威胁道。

两个人都开心地笑了。但笑得不久。不知为什么这次谈话给基姆所留下的印象并不好。可能是因为他很少察觉父亲那么严肃吧。基姆并不想这样，但他

还得回到这个话题。

“这不是一回事。”基姆承认。“我听说在有些美国的学校现在都像飞机场一样设下了金属探测器以便搜出学生所带的武器。”

“看来我是对的。”父亲说，“现在你开始说我什么都反对了。”

之后他又变得严肃起来。“你知道吗？一位智者曾说过，新一代毫无疑问意味着文化的倾覆。”

“谁说的？我们学校的校长？”基姆问。

“是柏拉图。”父亲回答说：“我想他大约活在……公元前500年。”

“哈哈，很好笑。”

“根本不可笑。”父亲反驳道：“我是想说，我们所议论的论题几乎和人类一样古老了。可是为什么呢？很显然，青年人总想反抗一切古老的旧的东西，而老人却总是拒绝一切新的事物。”他侧身迅速地看了一眼基姆，“简单地说来就是这样了。”

“太简单了吧。”基姆嘟囔道。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到这场谈话越来越令人不舒服了。

“也许我们应该试着更多地交流吧。”父亲说完随即打开转向灯将车子驶向右面的道牙。“对了，我们刚刚说到哪儿？帮个忙，给你母亲打个电话，我得去一下书店，看看我订的书到了没有。”

“等一下。”基姆抗议道。“妈妈正等我们回去吃饭呢！如果我去告诉她我们要回来得很晚，她会把我的脖子拧断的。”

“所以才叫你打嘛！”父亲幸灾乐祸地一边说，一边解开安全带，另一只手则打开了车门。

“但你自己刚刚不是还说我们要更多地交流吗？”基姆继续着抗议。

“是啊！年轻的一代和老一代交流，抑或是倒过来。而不是我们老一辈的互相交流。”父亲狡诈地笑着下了车。

“你是个胆小鬼。”基姆真的很恼怒。

“我从来也没说过我不是！”父亲冷笑着解释道：“在你母亲面前我从来也不是无所畏惧的。好吧。一会儿见。”

基姆摇着头注视着他远去的身影，但还是拿起了电话调出了家里的电话号码，将他们可能要晚一点回来的消息告诉了母亲。他没把父亲去书店的事告诉她，他知道这只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他的父亲是个真正意义上的书虫。如果他说去书店看一眼——就像今天这样，自己只是去取一本预订的书——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一刻钟之内不会出来。可能得半个钟点。他总能在那儿找到点什么书去翻几分钟的。

曾经有段时间基姆分享了父亲那样对书的热情。那还是不久以前，他认为图书馆里什么都有，完全被印在纸张上的东西给吸引住了：从古埃及遗留下来的关于百科全书的卷轴的复制品，到精美的图画册和专科丛书以及小说、探险故事。他开始时读卡尔·麦和儒勒·凡尔纳，之后又开始读勒文克拉夫特，珀埃和多闵尼克，再到托尔金或是马里昂·采米尔·布拉德雷的奇幻小说。有段时间他甚至完全着了迷；情不自禁地在精灵与魔法的世界神游，或者精神上站立在冒险之桥上，探寻新的星系与未知世界，他曾经甚至两次……

基姆不允许自己再去想那些东西了。都过去了。他长大了，属于过去的最好就让它留在过去吧。不然他可能像他的父亲一样在回忆自己年轻时的幼稚时感到羞愧。

如今他虽然还是会时常去读一些奇幻小说，或是和妹妹一同去看一场科幻或幻想电影，但他现在很清楚这些故事离现实生活太遥远了。

而真正的现实就如那些正出现在后视镜中的半打混混一样残酷而近在咫尺。

基姆眨了眨眼，吃惊地看了看车上仪表盘上的时钟，他十分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坐在这儿等父亲十多分钟了。时间飞逝，他却没有任何感觉。

他再次看了看后视镜，靠近的这帮人的确就是前面在小吃店门口的人行道上放肆的那帮家伙。他立刻就认出了那个特别高大的染着刺眼绿色头发、穿着宽大的马裤、身着火红色海盗衬衫的家伙，他那可笑的装束尤其令人“记忆深刻”。只是他太过魁梧，以至没人敢在他的面前对他说这些。尤其是这会儿，他还有另外五个看上去几乎同样危险的家伙陪在身边。

这六个年轻人悠闲地游荡。他们没有一个年龄比基姆大的，大部分还可能比他小一至两岁。他们实际上并没做什么，只不过在那欢笑嬉闹，可是那侧人行道上还是几乎被他们独占。大多数行人不是老远地就迂回躲避就是更换道侧，而他们经过的商店这时更是没有顾客走出来。这些肯定都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装束和行为举止起了作用。随着后视镜中他们身影的逐渐靠近，基姆突然发现父亲至少有一点错了：那帮年轻人不只是简单地挑衅。

他们带来了恐慌。

当那帮家伙走到一半时，一辆警车驶过。当警车通过那小群混混身边时还明显地放慢了速度。坐在驾驶员旁边的那个警员递给这帮野小子一个警告的眼神，便对他的同事挥挥手，加速开走了。对着远去的警车一个家伙伸了伸舌头，另一个出示了中指，其他的人随之哈哈大笑。基姆摇摇头叹了口气，在这种或其它情况下，严厉的惩罚也许并不是最坏的解决方法。

为保险起见他锁上了车门，紧张地看着父亲消失的那个书店入口。或许跟进去寻找一两本好书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然后他又轻轻地摇了摇头，他不想暴露自己的弱点。

那帮混混走到了车旁，他们悠闲地走着并没有注意到基姆。

基姆将身子向座椅下移了移。但这时他犯了一个错误，在那帮混混经过车旁时，他将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们。人被盯住时自己常会察觉。无论如何那个身着海盗衫的绿发家伙感觉到了。

他突然止住步，转过身来看着基姆。大约有半秒，也许还不到，基姆与海盗衫的眼神交错。他在海盗衫的眼神中不仅发现了什么可怕的，还意识到只要他现在垂下目光这事件就算完了。海盗衫赢得了这次比试，高兴了，就什么也不会再发生了。

可这时基姆再次犯了个错误，他不仅没移开目光，还向海盗报以了还击的神色。

这时那另外的五人也站住并回过身来。有两个仍留在原地，而另外几个慢慢聚集到他们老大的周围。

“嗨，你们来看看这狂妄的小子。”其中一个瘦削的家伙说道。他踏着黑色的长靴，带有易洛魁人的外形，可笑的发型使他的头显得格外的小。

“是啊，真帅！”另一个穿着裂开了的牛仔衣、在鼻翼上穿着两个不同颜色的环的家伙附和道。而第三个，一个穿着出乎意料的普通、只是剃着与易洛魁式正好相反的发型，即当中有一个足足五厘米宽剃光了的分界线的家伙冷笑道：“是啊，坐在车里的小家伙很优越嘛！”

第四个子看起来高大、强壮，庞大的身躯上挂着一大堆项链、铁环、手铐和一摇起来便叮当作响的印章戒指。似乎只要一下雨这家伙全身都会锈蚀似的。他走近汽车的挡泥板前，张开手掌猛击车前盖。“他可以坐在亲爱的爸爸的车中，他一定感到很自豪。”他讥讽道。

“确实是个盖了帽的车嘛！”第五个赞同道，他的相貌是如此的古怪，使基姆都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了。“但我觉得还少几个划痕。”

他举起瘦削的手，套在上面的骷髅头形看起来格外坚硬。随着一阵令人牙齿发酸的尖锐响声，他用那骷髅头铁戒划过侧门。

“嗨！”基姆怒吼道，并开始犯了他的第三个严重的错误。他猛地打开了车门，跳出车子，大叫：“你有精神病啊？”

那个家伙假装害怕的样子，往后退了一步。这时，随着一声沉闷的声音，车门被撞上。基姆从眼角发现，那个鼻子上钻了孔的家伙先走过他身边然后又站到他的身后。

他被一群混混包围了。只有那个领头的身处在外——基姆老早就看出那个穿海盗衫的是领头的——他们都在那幸灾乐祸地笑着，而基姆的心跳也随之加

快。他突然又想到了什么，一个可笑的念头，他感觉此刻似乎身处幻想世界，走进一帮带着讥讽冷笑的魔兽包围圈。

“想干嘛，王八蛋？”划坏车门的家伙问道。

基姆念头一转，他想，如果他还想有机会只带着一只青眼解决这事的话，那么他绝不能示弱，即使他的心是在多么剧烈的颤抖。

“你们疯了吗？”他说道，虽然声调不是像他所期待的那么自信，但至少也没因恐惧而颤抖。“这车子几乎是新的。”

“所以我想给它装饰一下嘛！”那小子答道。

“但我觉得这小子说的有理。”易洛魁说道。“就一个车门划了看起来真不爽。”

“你意思是让我把那一个车门也点缀一下？”

“最好再花点功夫。”浑身是铁的家伙答道。

基姆真想用力撞倒旁边那个家伙，之后逃到书店中去。但他竭力忍着。因为他都不敢肯定这帮混混会不会跟进去。

戴着戒指的家伙绕过车子轻松地把驾驶座的门也划坏了。基姆把所有冒在嘴边上的恶毒话语吞了下去，逼着自己尽量冷静地逼近那个领头的。“喂，你们这都在干些什么呀？”他问道：“你们尽兴了吧？现在住手。请你们……”听得出，最后那句话是他犹豫再三逼出口的。

海盗到刚才为止是唯一的什么也没说的，这回他还是继续沉默着。那个鼻翼上穿了孔的家伙笑了：“嘿，这小家伙也开始求饶了。太可爱了。”

“他可能害怕亲爱的爸爸回来后因为他没看好这垃圾车子而打他的屁股吧！”易洛魁补充道。然后对着基姆的背脊给了一下，使他跌向项链佬的怀中。那家伙抓起他的胳膊转了一圈，便把他甩向那个大分头。当他再次被推向易洛魁时，基姆几乎都喘不上气了，吃力地坚持用双腿稳住自己。

接着他又犯了个错误，他不愿忍受这样的对待，下意识地做了一个可被认为是攻击行为的动作。

易洛魁等的就是这一刻。突然他朝基姆的腹部猛烈地打了一拳。基姆喘着粗气跌跌撞撞地被拳劲撞向了车子，却又看到了戴着骷髅头戒指的拳头飞来。他想躲避可是太晚了。他是那样地痛，一瞬间满眼金星。他放弃了一切抵抗的念头，蹲了下来，捂住脸准备承受接下来的拳击。

拳头没过来，一个严厉的声音传了过来。“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基姆移开本来捂着脸的手，看见父亲跑出书店。他不是一个人，书店店主在一定距离内跟在了父亲后面，他的动作中却透露出紧张。

而基姆的父亲毫不畏惧地走到了海盗面前，再次问道：“你们在干什么？”

和基姆一样他也凭直觉认为这家伙是领头的。

“我劝你别管闲事。”那混混说：“这事和你没有关系。”

“不一定。”基姆的父亲很平静地答道：“但是不巧这是我的车子，同样不巧的是他是我的儿子。”

“活该倒霉。”海盗答道。他仍很冷静，但基姆带着恐惧发现他不只是比父亲高那么两个手指节，看起来还比父亲强壮。当基姆的父亲在和领头的说话时，剩下的人失去了揍基姆的兴趣，而去包围了基姆的父亲。那个书店老板迅速逃回店去，可能是去报警吧。但显然这个决定来得太晚了。

正当基姆还在绝望地考虑他可以做些什么时，马路尽头响起了急促的警笛声。基姆惊奇地发现一辆巡逻车闪着警灯赶来。显然那些警员对这里的平静不是很确信吧，又准备在这一带巡逻一个来回。

那帮混混们如闪电般地反应过来，立刻散了伙消失在不同的方向。这样警车最多也只能抓到他们中的一个。看来那帮混混对这种战略性撤退有一定的经验了。

巡逻警车鸣着警笛急速过来，在最后关头来了一个急刹车。“有人受伤吗？”客座上的警员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基姆想回答，但他的父亲抢在了他的前面：“没事。”他说，“只是个误会。不用着急。”

那个警员和自己的同事交换了一个惊讶的眼神，之后用目光扫向那些逃跑中的混混。“你可以肯定吗？”他紧接着问道。

“我肯定。”基姆的父亲回答说。“你们也知道，小孩子们都是这样顽皮的。”警笛又哑了下来，但警车却没有开走，相反逼近了道牙。基姆发现那个驾驶盘前的警员抓起了对讲机说了些什么。另一个警员下了车摘了帽子朝基姆的父亲走来。

“也许您还是应该给我们解释一下。”他的目光扫过车门上新添的划痕，皱了皱眉头。“顺便请出示一下你的证件。”

过了好久，警员们才满意地离开，他们也终于可以离开。他父亲着急地都忘记了回书店取书。这段时间里基姆呆在了车内一动也没敢动，即便是车子开了后几分钟也没敢和父亲说一句话，甚至交换一个眼神。相反他把头朝向了另一个方向，看着窗外，下意识地揉着眼睛。

“疼吗？”父亲问道。

“有一点。”基姆答道。这会儿父亲先打破了沉默，使基姆也感到轻松多了。“谢谢你。”他说：“你刚才真的很勇敢。”“那不是勇敢，是愚蠢。”父亲回答道，可他并没有点明到底是指自己还是基姆。“我根本不敢想像如果当时警

车没来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害怕，简直都快吓死了。”

“没看出来。”

“但我确实很害怕啊！”父亲激动地说：“你不会认为在那帮家伙面前我会取胜的可能吧？你也看到他们了！”

“那你为什么还那样做了呢？”

“你倒好！”父亲恶狠狠地盯着他说：“那我该看着他们把你推来推去，再看看他们怎么收拾你啊？你一开始干嘛下车呀？”

“那……那是因为他们划坏了我们的车子。”基姆小心地说道。他没有按照顺序叙说整个事件，但这会儿也不重要了。

“原来我们车门上有道划痕。”父亲说，“这很令人生气。可现在呢？我们有了两个划坏的车门，你眼睛被打青了，我差点被人群殴还被警察烦了那么长时间。”他转头扫了一眼基姆，眼光中含着无法掩饰的幸灾乐祸。“对了，仔细看你眼上的花还挺漂亮的。”

“我想我还能挺过去。”基姆说。他很生气，听起来似乎父亲把责任推给了他。

“你今天这事处理的确实不是很聪明。”父亲再次明确地说道。“我能理解你。其实我看着那帮家伙心里也很愤怒。但是有的时候不去接受挑衅也是种蛮聪明的处理方案。”

“你为什么前面没把事实对警察说？”基姆问道。“否则他们会去收拾那帮混混的。”

“是吗？”父亲以严厉的声调答道，“可能他们会去追一会儿那帮小子，或许还会逮到一两个，还可能拘留他们几个小时。那我呢就得去我的律师，填写一大堆表格，再一次又一次地去法庭。结果可能那帮小子会因为损坏财产被判刑，说不定还因为有前科被送到少教所去。那样的话，对他们的前程来讲未必是好事，一旦他们有朝一日变得懂事了。对了，维修费还是要我自己掏。那帮家伙肯定没钱。”他摇了摇头继续道：“现在还想知道我为什么送走了警察吗？”

父亲当然是对的。但这不全是事实。基姆不能完全表达他的感觉，他感到父亲还是隐瞒了什么。他自己也清楚和那帮混混作对并不是什么很明智的事，说实话他本人没有半点把握放躺其中的任何一个，更别说是六个那样的。但是他就是不能眼睁睁地坐在车中看着他们放肆。

二

到家前的一段时间他们是在令人不那么舒服的沉默中度过的。在路上父亲又往家里打了个电话，说明了回来更晚的理由从而避免了一阵争吵的爆发。午饭时书店前的突发事件自然成了唯一的话题。基姆的妹妹丽贝卡对这个故事简直就听不够，尤其是哥哥眼睛被打的那一段。渐渐地她实在让人厌烦，甚至父亲也受不了，用严厉的口吻要求她安静。午餐还没正式结束时，基姆就请求退席悄然消失在他的房间内了。

他不得不克制自己以避免用力将身后的门砸上。当父亲在午餐中逐渐平静下来，甚至以这件事开了几个玩笑的时候，基姆胸中却一股无名火燎起，尽管他没有表现出来。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带着发青的眼圈或者什么别的印迹回家。在他这个年龄干那么一小仗简直太寻常不过了。虽然他本人不属于什么弱势群体，但每次都打赢根本不可能。

但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地屈辱过。

他坐到书桌前，打开电脑，尝试在一两个游戏中找到乐趣，却没成功。屏幕上呈现了一张无精打采的脸，他可以看到，眼睛周围开始发紫。这时他的情绪更低落了，他用力地敲击着键盘使它发出了抗议的鸣叫声。

门开了，他的妹妹走了进来，和往常一样没有敲门。基姆在办公椅上转过身来对着门，阴森森地看着她。

“你来干什么？”

他的妹妹坏笑着说：“你帅呆了，用不用我给你织一个眼罩？”

“你只会把针扎到手指上，再像睡美人一样沉入梦里。”基姆威胁道。

“那样你一定会来救我的吧？”

“肯定不会。”基姆说。“我会去给那些玫瑰丛浇水，让他们长得严严实密。相信我，我一定办到。”

丽贝卡格格地笑着说：“哇！你发火了。无法想像，基姆，戈里温之战的英雄发火了。只因为有人朝他眼睛上来了一下子。”

“够了！”基姆说。“你知道我不想再听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乱七八糟的东西？”丽贝卡做了个鬼脸。“我想特米施托克勒斯不会这么想，而且你不敢在乔治面前这么说，打赌。”

“你有病啊，小妹”基姆摇着头答道，“你知道他们都只存在于你的幻想中。”

“还有你的。真是的，两个人有一模一样的梦难道不奇怪吗？”

“确实。”基姆确认道。他耸了耸肩，“但也许对此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肯定有。”丽贝卡用讥讽的口吻说道。她摇着头又问：“喂，你怎么了？你一个人没有打退那群混混使你的自尊心受到打击了吗？我认为六打一不公平。更糟糕的事都有可能发生。”

“这不是什么理由，‘更糟糕’的事总会存在的。”

“那为什么？”丽贝卡想从他哥哥口中得到一个解释。

基姆沉默了一小会儿。他旁边的电脑还在运行着。突然他的眼角感觉到有一道光闪了一下。他在回答之前先把计算机给关掉了。

“因为这件事我处理的挺愚蠢的。”他继续道：“似乎整个都是我的错。不是我去挑衅那帮家伙可能什么也不会发生了。可以说是我把爸爸拖进了危险中来。”

“不是什么也没发生吗？”

“可是……”当基姆刚开始说时门口传来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父亲走了进来。

“介意我进来吗？”他问道。

“不。”基姆慌忙答道。“一点不。我们刚玩了会儿电脑。”

“是嘛！”父亲扫了一眼关了的电脑屏幕，拿着牛仔夹克慢慢靠了过来。

“我有点东西要送给你。”他对丽贝卡说。“今天中午因为激动都差点把这事给忘了。”他把一个小孩手大小的用丝纸包装的盒子递给了丽贝卡。

丽贝卡着急地把盒子拿了过来，之后便蹦来蹦去。她最喜欢别人送礼物给她了。

“是什么？”她边飞快地撕开包装纸边兴奋地问道，随手将那些包装纸扔在了基姆房间内的地毯上。基姆忍住没去问她等会谁来收拾它们。“只不过是个小玩意儿。”父亲答道。

丽贝卡终于撕开了包装。当她发现里面藏的东西时，不禁发出惊讶的叫声。

那是一个大约有六七厘米直径闪光的人造玻璃球，外面环绕着一条金蛇。再仔细看那似乎是条龙。玻璃球的里面有些玻璃或塑料制的图像。可能它们代表的是个水晶，也可以看作是有无数塔楼、角落、城墙和房顶的幻想城堡。

“太美妙了。”丽贝卡嘟囔道。听起来她似乎有点迷惑，和基姆一样。

“挺漂亮，是吧？”父亲说。“我虽然不太清楚代表什么。但是当我在书店里看到它时，简直无法阻止自己买下它。你喜欢吗？”

“你问我喜不喜欢它？”丽贝卡先看了看他父亲，之后又更加迷惑地看着他的哥哥

“这简直就是兰加里希。”

“什么？”父亲问道。

“太棒了。”丽贝卡纠正道。“我的意思是：太棒了。”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的。”父亲高兴得满脸发光。之后他又转向基姆，“遗憾的是我好像没什么可以送你的。除非你想要一块生的牛排。”

“生的牛排？”丽贝卡很惊奇。

“听说它对瘀血有很好的疗效。”父亲回答说。他再次转向丽贝卡说：“那你很喜欢它啰？”

“不是一般的喜欢。”丽贝卡肯定道。

“那么我还有些坏消息。”父亲继续道：“听说你还没完成作业？”

丽贝卡撅起嘴巴，但得到礼物的快乐很自然就把失望给淹没了。她紧紧抱住了自己的礼物退了出去。基姆感觉轻松多了。不知道为什么，他看着那个玻璃球时甚至感到了一点紧张。

“那么你又如何呢？”他的父亲问道。

“作业早完成了，老板。”基姆回答。他们今天其实根本也没作业，但这也是一个意思嘛。

“那就好。”父亲说。他转向了门口，手扶在门把手上却没有出去，回头对基姆说：“前面那事……”他犹豫了一会儿，笑了笑说，“我有点太激动。”他继续道，“对不起，但你知道我有点紧张。父亲们也会紧张的。你还好吧？”

“当然。”基姆回答说，“这也是我的错，下次再见到那帮家伙我一定不吭声。”

“我想大概不会了。”父亲回答道，“他们几乎从不到这附近来。前面还受到警车的惊吓，以后他们更不敢来了。”

“也许你说的有道理。”基姆说。

他不可能知道，这次判断和他今天其余的判断一样，是错误的。

晚上基姆的父母弄到了两张戏票。和往常一样，只要他们晚上不在家就把丽贝卡送到了姨妈家。其实她也可以和基姆一起留在家里，基姆认为自己有能力当好一个晚上的保姆，丽贝卡也觉得九岁的她已可以和哥哥在家里呆一个晚上。

但他们的父母却不这么想。其实基姆暗地里挺高兴的，这样他至少不用整晚上和这个烦人的妹妹呆在一起，带着发紫的眼圈听关于那场书店前战败（丽贝卡确实这么说）的故事的评论。

三

他把父母送到了车库的入口处，朝着远去的车子挥了挥手。当汽车在远处消失后，他转过身准备回家。这时，他好像看到有人消失在几座房子远的树丛中。一个有着绿头发和穿着火红衬衫的人的身影。

基姆瞬时就好像生了根一样一动也动不了。他的心开始怦怦地跳，有几秒钟的工夫，他双眼死死地盯着那个树丛，盯得眼睛火辣辣的。

突然他觉得自己很愚蠢，便迅速转回了屋子。他想这是幻觉。前面那只不过是一个戴着绿帽子穿着红夹克的人罢了。那些混混没有理由来这找他。他很肯定。

但是为保险起见，基姆不仅随手将门锁上，而且还上了安全链。还通过猫眼对着街道看了两分多钟。

什么也没发生。马路还是那样的空旷。看来前面好像看到了海盗确实只是他的错觉。

他少许平静了些，回到了客厅。基姆打开电视机，从酒柜后的暗阁中取出了父亲珍藏的好的录像电影，父亲还以为基姆不知道。

但奇怪的是，看着施瓦辛格一个接一个地炸飞路上的汽车，将敌方的机器人一个个碾成废铁，竟也无法兴奋起来。不到半小时他就关了电视，兴味索然地跑进厨房去啃母亲留在冰箱里的半只鸡。

他很饿，但不知为什么却没有食欲又把鸡放了回去。他到底怎么了？其实他很清楚。

是那个父亲从书店中带回的玩具在作怪。

基姆做了唯一一件聪明事：走进了丽贝卡的房间，静静地仔细端详那可怕的东西。

黄昏已近，基姆只好打开了灯。丽贝卡的房间里简直就是一团糟。他妹妹在制造混乱方面实在是比基姆认识的任何人都有天赋。基姆小心翼翼地在这团糟中寻找着落脚处，以不至于踩坏了什么或者被绊倒。在混乱的书柜中找寻那个玻璃球大小的东西，内心中他真觉得可笑。

可他没用多长的时间就找到了。那个玻璃球就放在丽贝卡的床头柜上。

基姆小心地拿起那个玻璃球。那个球比想像中的沉很多。看上去它真的是玻璃和金属制成的而不是一块便宜的塑料。

不仅如此，那个小球握在他的手中有一种奇妙的温度。虽然它和别的玻璃一样冰凉和光滑，但是握在基姆的手中就好像触摸活的东西一般。还有它内部的那个粉颜色的东西就好像是缩小到五厘米的城堡一般。

基姆更加仔细地观察着那条龙。它的尾巴缠绕在玻璃球的周围。就像他前面所确定的一般。这画简直美妙无比。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很准确，龙也塑造得活灵活现，如果它转瞬就张开翅膀飞开的话，基姆也不会感到惊讶的。

但其实令他不安的是另外一件事。

他认识这条龙。

和丽贝卡第一次看见它时说的一样：那正是兰加里希，童话月球上的那条金色的龙。基姆曾经遇见过它，甚至曾坐在它坚实的翅膀上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翱翔。

基姆用颤抖的手将那个玻璃球放回了原处，焦躁地笑了笑。今天真不是他的幸运日。

看来他锁不住自己的幻想了。那些事情根本也许没发生过，那都是梦，都是梦罢了。

突然楼下好像有什么东西打碎了。响声将基姆吓得跳了起来。他迅速离开了房间跑到了楼梯栏杆边吃力地想探听发生了什么。他没再听见任何声音，但他的心脏却在强烈地跳动着。他踮着脚尖悄悄地走下楼梯，依次朝客厅、厨房看了看。肯定有什么东西倒了，根据响声似乎是很大或至少很沉的东西倒了。但是他什么也没发现。

基姆刚刚想这可能还是错觉，这一声音却又响了起来。这回他能够判断响声是从哪里来的。

响声是从地下室发出的。

基姆走向楼梯下的门，把手伸向了门把手，但却犹豫着没敢按。也许去地